

中国作家

经典文库

梁 晴 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重点作家专卷

I247.7

252

:30

梁 晴 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目 录

胭脂扣	(1)
红尘一笑	(43)
江湖之远	(79)
花雕	(153)
暧昧	(215)

梁
晴
卷

胭脂扣



故事是从一九六四年一个冬日的下午开始的。逢上没有排练，人人就拥只热水袋，在被窝里织绒线。织的这些个绒线，浅吟低唱，千婉百转，一件件用来春天里穿。演员的春天，长久地驻扎在排练厅和舞台上。他们几乎不需要灰暗厚重的冬外套，那种难看臃肿的笨衣服只用来路上穿。

床上滚满缤纷的绒线球。最细的竹针，一针针地将色彩娇嫩的开司米织成了图案。

宿舍里不烧水暖，因为江南无煤。

宿舍里也没有激越的音乐和通壁的大玻璃镜的刺激。活泼爱美的女演员们，就只好拥着被，专心扮演懒婆娘。头上卷满卷发器，任拖鞋淹没在瓜子皮里。

炭盆里烤着谁老家捎来的银杏，一会儿功夫炸开一个。一炸就是齐齐整整地飞走小半个壳面，剩下一只白篷的小船，一舱的软香温玉。

澄心托着自己的小手绢，在炭盆边守着。烤熟的银杏一颗颗地剥去壳，躺在她的白麻纱手绢上，绿莹莹的颇象工艺品。不一会儿，手绢里有了一捧，热乎乎的，有点儿烫手心。高高低低的床上都有人在呼唤这一捧银杏。澄心只是不睬。澄心剥银杏剥得出了神。

窗外有一只小号，孤孤零零地反复吹着一段吹不好的曲子。也不知那手指头在怎样懊恼地自己跟自己生着



气。不用掀开窗帘，就已经看到了那一片苍凉的暮色。小号得不到回应地切切哀唤，很容易叫人把它和黄昏的旷野景致联系在一起。

这是幢讲究的小洋楼，楼梯上横躺着用来固定地毯的铜杠。大概年代过于久远了，脚踩在精致的楼梯上，发出的却是木质的朽衰音响。楼下的地下室成了野猫氏族的繁衍地。

关于这所歌舞剧院的传说，最神秘的莫过于一只妖冶的狐仙了。有人说，这幢老楼里的狐仙长得通体银白，纤秀华贵，夜间兴起，它会套上裙裾在排练厅里翩翩起舞，顾影自怜（否则排练厅的灯光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地自动开启、通宵达旦）。成了精的狐仙慢慢地学会了摹仿人拨电话。初接电话的人，听到微微的喘息，总不免想入非非，而后每逢夜半铃声炸响，炸飞的便是小楼里的香魂芳魄。女演员们把枕头毛毯统统扔过去，在电话机上堆起了一座小山。

闹狐仙最终竟误了大事。某位首长视察之余想要一个轻松愉悦的小型舞会，首长念头产生的时候，正值半夜。院长十万火急地把电话拨到女宿舍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炭盆里的银杏换上了新的一捧，澄心起身去窗前拉开帷帘。窗玻璃上雾濛濛一片全是水汽。窗外是冰天雪



地；窗内是蓝田日暖，良玉生烟。澄心如是想着，将拳头轻握，在玻璃上印了一弯。澄心侧头看看，撮起五指在上方又点了五点。澄心笑将起来，道：

“快看，狐仙的脚印！”

所有的枕头向澄心飞来。一个枕头蹭过窗子落在澄心怀里，把玻璃上的水汽擦去了好大一片。澄心抱着枕头笑倒在窗玻璃上，笑得青丝乱颤。笑累了睁开眼一看，一个军人赫然站在雪地里，正向上仰着一颗鲜亮的五星，一刹那象燃着了一盏灯。

澄心赶紧退离窗口，手忙脚乱地将枕头扔回去。炭盆里的银杏炸飞好几个，伸手去追去拣，哪里还拣得回来。

衰败的楼梯上响起了一双军用皮靴的脚步声，那声音简直如同天边的沉雷隆隆地碾过一片薄云。

澄心急道：“有人上来了，你们快起来，一个人！”

“你不就是人嘛！”

“问问他是找谁的。”

“没准就是找你的吧！”

“哈哈，准是武小四子！”

所有的双层床都快笑倒了。

军人在敲门，一声声，沉稳有力，全不在乎里面的哄笑。



梁晴卷

澄心只得开门，侧身而出，将门在身后拉着，与其怕来客看到里面的狼藉，莫若说随时准备撤回门里。

“你大概不是冯倩。”来人镇定自若地说。他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澄心的眼睛。

“你找冯倩？”澄心如释重负地抬起头来，一笑，脸立刻红了。“那你等着。”

东方朔后来回忆他们这第一次见面，说：“你那时象一只惊惶的小鸟，吱地一声就飞进去了。”可是澄心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“吱”的效果是东方朔自己想象出来的。

冯倩出去见客，在外面高喉大噪地说话，里面所有的人都听见是冯倩的父亲托人捎来了东西。屋里紧着追问外面的人长得什么样，澄心埋着头只管追着拣一颗颗飞跑的银杏。众人笑起来，夏夜说：“冯倩的客人，你脸红什么？莫不是这一位比武小四子的那颗菱菁头体面。”

澄心站直了腰，把一捧软呼呼的银杏全部砸了过去。夏夜一面满床拣着往嘴里塞，一面笑着说：“武书记家的准少奶奶，当然应该有点脾气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澄心不顾炭盆里爆裂的银杏，找条围巾连头带耳地包上，跑出去了。澄心的鞋咯吱咯吱地踩着楼下门厅的地板，听得出她内心的踌躇。外面白雪茫茫，她的棉鞋



踩不下去，也不忍心踩，不知道是心疼鞋还是心疼雪。小号依然在吹，吹着一波一波的凄凉。她想着她的母亲，在这样的天气，总算有一个温暖的小窝，可以喝上两口封缸酒，悠闲地涂抹她的画。画上一只红泥小炉，画上一壶酒，画上两个喝干了的酒盅随意地歪倒着。喝得微醺的老太太，信手题上两句诗：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

冯倩送客人下来，客人停在澄心的身后，说：“为什么一个人站着？”

澄心不再犹豫，下了台阶，往雪地里走。客人抓住她的一只胳膊，说：“你的鞋。”

澄心吃惊地看他一眼。看罢更吃惊。

哪里见过这样的一双眼睛！

淡秋老太太号菊味，一脸永远没有从故纸堆里回过神来的模样。这位老太太，称之为书虫子大约毫不过分。除了寻章摘句以外，她再也没有更多的见地。老太太把自己的蜗居称为“菊庐”，一生的喜好便是在菊庐中恣意挥洒丹青，用这些画来图解她喜好的诗句。

淡秋老太太的父亲，不幸是一个日伪时期的官吏。父亲提供的社交条件，为自己的女儿创造了一个凄绝的故事，使她与一位青年军官生下了一个孩子。热恋刚开



始，就已经是结束。青年军官猝死之时，根本没有顾及他的这段罗曼史。

然而那位军官，竟还是个中国古典诗词的爱好者，那种爱好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。所以说美人加知音，他是兼而得之。

淡秋老太太解放后的命运自不消说。她嫁了一个古板的小学教员，没有半点的情趣。

老太太前后各生了一个女儿，两人相差六岁。她给大女儿取名为“澄心”，给二女儿取名为“凝思”。这两个名字从陆机的《文赋》中得来：“罄澄心以凝思，眇众虑而为言，笼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。”淡秋老太太并非对古代文论深得妙悟，她只是很早就暗暗地喜欢上了这两个很合自己心境的辞藻，于是就决定用它们来作自己未来孩子的名字了。

但是澄心总是对自己的出身耿耿于怀，她却没有办法恨自己的母亲。

那位古板的小学教员，因了他的古板和好面子，后来也就窝窝囊囊地和淡秋老太太分而居之。他把他自己的女儿凝思带在身边，把澄心留给了淡秋老太太。

凝思当时还小，非常无所谓身边没有母亲的存在。她是一个活泼泼的乐天派。偶尔见到凝思，便看到她尽在拔个子，细长细长的，极象她的父亲。



有人说，澄心是杨玉环，凝思是赵飞燕。这话说得轻薄，显然出自街头巷尾的游手好闲之辈。

澄心长到十八岁，顺利地念完高中，全靠她的母亲在蛋壳上描绘仕女山水。老太太觉得这种糊口的办法看来并不那么有辱斯文。只是日长天久，心里疲倦，就总是在心里嘀咕，什么时候才能有一方宣纸，由着自己的闲情逸志，信笔去画呢？

人们总是喜欢大彻大悟地说，世上的夫妻总难有配得好的。老天爷存心作祟。你爱他的，他偏不爱你；他爱你的，你偏不爱他。两个忒般配且相爱的，偏不让你俩个见着，或者见着了偏不让你俩成功。

为了老天爷的混账，闹出多少人世间的遗憾来了。

可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事也并非没有。张生为了崔莺莺，一个牵袍扯褂，身无半点武功的书虫子，深更半夜的，连老高的花墙都跳过去了。

可见事在人为。只要敢舍弃其它的身外之物。张生和崔莺莺，他们俩把读书人和大家闺秀视若生命的清白名节豁出去了。相比之下，古时候的人倒比现在的人更少几分患得患失，也更懂得良缘莫失的道理。

澄心在终生大事上的消极漠然态度，与“患得患失”并无关系，但是也并非全无关系。



澄心是个不需细看五官，已经先声夺人的人物。她通体透出的是一种别人没有的气质。澄心处在人群之中，仿佛自有一个磁场。武书记第一次在小城里见到澄心就说：“澄心，那是一个瓷质的美人。”澄心已经报考了师范学院，因了武书记的慧眼，她书也不念了，半路出家到省城的歌舞剧院当了演员。

淡秋老太太托了女儿的福，户口一块儿迁进了省城。武书记还给她安排了一个可心的工作，在省画院里当清扫工。哪里有什么可清扫的，画家们不是在家里挥毫，就是在山水间云游，要不就是轮番儿出访。淡秋老太太成天藏在小屋里尽兴地琢磨她的诗配画，完了仔细地将她的败笔烧成灰烬清扫出去。

也难怪夏夜她们难容澄心。学舞蹈的、唱民歌的，很少有深厚的文化素养，和澄心一比，气质上就比出一个胜负来了。澄心的怯弱的美，恰似烧在嫉焰妒火中的水晶玻璃，虽未变形，却叫人时刻耽心它会化成红得透明的水。而澄心的真正痛苦，却在于她清醒地认识到她目前的准确身份，不过是一个现代的合法化的高级舞女罢了。澄心在深夜的小舞厅里露面，冷艳淡香，款款面出的那一瞬间，谁都说那是武书记打出的一张绝妙的王牌。

为澄心倾倒的人，不知有多少。



东方朔何尝不明白这一点。

但是东方朔不是一个一般的追求者。在他的字典里，没有“追”和“求”这两个字眼。从第一眼看到澄心，他就认定澄心是上苍专为他而生就的。

东方朔强制性地把澄心带去踏青，用无庸置疑的口吻说：“你怎么能没有我做你的堡垒呢？我怎么能够见到了你再放你去顺水漂泊呢？你呆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你的心有多么凄凉，我真是太明白啦！”

澄心不答话。一根节节草扯在手里放在牙间轻轻地咬成一截一截，也不吐掉，全含在嘴里，眼前不见那位戎装骑士，全是一片片草茎草尖织成的袅袅云烟。后人将贺知章称作“贺梅子”，到底说来，形容无边无际的浅愁淡绪，用烟草最是合适。风絮则乱，梅雨则淫。

东方朔说：“咱俩可不就是天生的一对儿！你看看河面！”

澄心如雾的眼神闪了一闪，嘴角牵起一丝笑，撒一把土，把水面上的人影搅散了。她笑他词穷，居然说出乡间小伙子的话来。东方朔脸上的表情全凝住了，痴痴地说：“你应该叫个嫣然，怎么叫个沉甸甸的澄心呢？看你的眉尖，象压了千钧重的乌云似的。”说着伸过手去，在眉心上搔了几搔。

澄心被这几搔弄的眼泪也要下来了。站起来躲开



身，说：“还是散步。”

那是一段护城河的旧堤，说不上是荒芜的过分还是荣华的过分。高高矮矮的灌木杂草恣意地长，直长得牵脚绊腿。澄心手里握了一束白茅抽出的穗，没走几步，穗上的银絮便全部飞光，简直是碰也碰不得。澄心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沾在衣服上的飞絮，轻轻地将它们拈掉。来到一棵合欢树下，澄心又蹲下去拣了一朵合欢吹落的花。这种花有点仙女手中拂尘的味道，纤纤的一束，由内向外渐渐地晕红开来，象喝了一盅甜酒似的，又象是吮了一抹天边的云霞。东方朔不客气地把那花从澄心手里夺过扔开，说：“怎么就喜欢这些红颜薄命似的东西！”

澄心看那轻若鸿毛的合欢花沾在泥水里，一副春风再难惹的模样，长叹一声，“红颜本来就是薄命的命呀。”

东方朔说：“我是你的树，树在何愁花不久？”

澄心抬起头来，正色道：“东方，我再说一遍，你我之间，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缘分。我这样的人，虽然极懂得自尊自爱，但是从人格的意义而言，无异于流落风尘。来时质本不洁，去时也不可能还洁而去。你一个将门虎子，前程无量的人物，又何苦为我这般认真呢？你若认真的，我劝你悬崖勒马……”



“我若是并非认真的呢？”东方朔咬牙切齿地打断道。

“逢场作戏么？”澄心细碎的牙齿咬紧下唇，眼睛直直地瞪着满地残败的合欢花，悠悠地说：“请原谅我还没有那样的不自重。”说罢便踏着泥径上的乱草独自去了。东方朔一把拉住她的手，急得跳脚道：“澄心，你到底要我怎样呢？”

澄心说：“请放手。”东方朔松开手，澄心转眼便消失在树丛的那端了。不知名的鸟儿突如其来地叫了一声，又悄没声息了，仿佛那鸟在歪着脑袋倾听她呼唤的天籁似的。东方朔的手掌间依然凉的彻骨，不知为什么澄心的手一年四季都是冷的。

澄心回到家，看母亲摆了一地的家什在做熏鱼。母亲坐在小板凳上，露着后裤腰，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。母亲在过去的小矮屋里栖身久了，不习惯敞敞亮亮地过日子。即使现在有了厨房，她也宁愿窝成一团凑近炉火做吃的，坛坛罐罐摊在地上，需要什么佐料，伸手就是。

熏鱼炸得滚烫，浸在熬好的汤汁里，香味一下子喷出来，弥漫了一屋子。

澄心心里的苦，母亲那颗变的愚钝的心是不大能知



道的。澄心参加工作正值困难时期，如果还靠母亲有一笔没一笔地画彩蛋度日，她们娘儿俩大概早早得饿死。澄心有了工资，又有演员补助的各种营养品，母亲的浮肿病日日见好。如今，母亲的烹饪手艺也有了长进。

澄心和母亲一样，再也回不去往日的贫困。更何况，澄心爱她的工作。绛红色的金丝绒幕布，虽说积了老厚的陈年旧尘，演出时灯光一打，便幻作一派云霓。那个时刻，整个世界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一个她自己，衬着一片辉煌，浮游在宇宙之间，飘飘然若羽化登仙。这是真正的澄心。澄心酷爱这无数个脱离尘寰、忘却存在的美妙的一瞬。

每当铃声响过，坠有砂袋的幕布拉绳在轴轮上飞快地滑落，她的心也随之滑落，有一种晕眩似的快感。一个节目完了，另一个节目即将开始，有人为她撑开了一角幕布，幕布尚似金色池塘荡漾着闪光的涟漪，她已如同凌波仙子飘然而至，梦幻般地微笑着，融化在涟漪、灯光和自己柔和美妙的声音里。

武书记常说，报幕员是体现一个省的艺术水准、文化修养、文明程度以及精神气质的“门面”。你瞧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多么出色的门面！这番话是夸赞澄心的，但是澄心自己品味时感到一种羞辱，连佯装的笑也作不出来。澄心慢慢地学会把这些羞辱当作调侃。当她